

格律诗的无限可能 ——从“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宝”说起

■黄果忻

今年3月15日到4月15日,上海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举办展览:“文苑英华——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出了雪莱(1792—1822)、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狄更斯(1812—1870)、D. H. 劳伦斯(1885—1930)、T. S. 艾略特(1888—1965)五位大作家的手稿,同时以这些珍贵手稿为中心,展示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相关文献。这次高级别的人文交流是两大图书馆第一次深度合作,让我们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实物,看到这些作家的著作在我国的介绍、出版、传播以及与上海的深厚关系,感受到文化积累的重要和上海图书馆设名人手稿馆的苦心 and 意义。

在开幕日和闭幕日的参观中,我忽然想到自己与这些作家的作品多少还沾点边,既译过他们的一些诗,也做过多部狄更斯小说和艾略特诗集译文的责编。但这念头一闪而过,我随即就去看琳琅满目的展品了。

我因为眼疾,读小说很少,看的英诗大多很短,看到著名小说家的诗便格外注意并乐于译一点,算是“接触”了他们,做点“侧面了解”,如司各特、哈代、斯蒂文森、王尔德、吉卜林、德莱塞、海明威的诗都译过一些。我打过比方,说译者有点像牛虻,牢牢叮上千里马就可能随着行千里,但很多时候我宁愿像蜜蜂,英诗百花园中意哪朵花就去采点花粉。这爱好让我“接触”了几百位诗人,也享受到更多的译诗乐趣。

展览过去了近半年,最近翻阅上海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为这次展览编的《文苑英华——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宝》,我看到英方对艾略特的介绍集中于他的趣诗 *Old Possum's Book of Practical Cats* (《老负鼠的能干群猫谱》)。这让我感到意外又亲切,因为由该诗改编的《猫》虽是红遍世界的最成功的音乐剧,其版权收益甚至是艾略特文学奖的资金保证,但国内学界似乎更注意艾略特的现代主义作品;而我却对此类诗很感兴趣,因为这属于英国“胡闹文学桂冠诗人”利尔(1812—1888)那一路的“胡闹诗”(nonsense verse)。巧的是,艾略特正好生于利尔去世那年。

不知怎的,这本两大图书馆合编的书触动了,这次五位英国一流作家手稿在上海的集中展出,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很难得并值得纪念。我既然是译过他们作品的上海译者,不妨从他们宏富的作品中各取一首完整短诗并附以拙译,同时介绍一点世界诗坛上占重要地位的英诗和英诗汉译的有关情况,也算是这次活动后的花絮。喜欢英国文学的读者若把此当成“五花肉”,倒可原汁原味尝鼎一脔。毕竟广大读者接触原作较少(特别是小说家诗作),而接触到的译文通常不附原作,所以看到的译诗很可能已变形走样,是译者的一面之词”。

一

这里就从“群猫谱”开始,请看其中最短的一首 *Cat Morgan Introduces Himself*:

I once was a Pirate what sailed the 'igh seas—
But now I've retired as a com-mission-aire:
And that's how you find me a-taking' my ease
And keepin' the door in a Bloomsbury Square.

I'm partial to partridges, likewise to grouse,
And I favour that Devonshire cream in a bowl;
But I'm allus content with a drink on the 'ouse
And a bit o' cold fish when I done me patrol.

I ain't got much polish, me manners is gruff,
But fve got a good coat, and I keep meself smart;
And everyone says, and I guess that's enough:
'You can't but like Morgan, 'e's got a kind 'art.'

I got knocked about on the Barbary Coast,
And me voice it ain't no sich melliferous horgan;
But yet I can state, and I'm not one to boast,
That some of the gals is dead keen on old Morgan.

So if you 'ave business with Faber—or Faber—
I'll give you this tip, and it's worth a lot more:
You'll save yourself time, and you'll spare yourself
labour
If jst you make friends with the Cat at the door.

艾略特的诗在我国有不少译文,但多为自由诗,上面这诗却是像格雷名诗《墓园哀歌》那样的格律诗。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艾略特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善于从前辈作家的作品中汲取营养。14岁时,艾略特读了菲茨杰拉德的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柔巴依集》)立志成为诗人,还曾学写“柔巴依”。这里,在这首给小孩子们的诗中,他还有意用一些不规范的文字并模仿伦敦腔发音(例如拼写h打头的词省略h,而将organ拼成horgan等等)。下面是该诗的拙译:

我一度是个横行公海的强盗,
现在进了下流就当了看门人;
所以你看到我过得舒坦逍遥——
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广场守门。

我爱吃山鸡,同样也爱吃炸鸡,
喜欢就着碗吃点德文郡奶油;
经常喝免费饮料最合我心意,
巡查回来吃冷鱼也对我胃口。

我没有修养,言谈举止很粗鲁,
但是一身好外套让我很体面;
而大家说的这句话叫我满足:
“摩根心眼好,叫你不能不喜欢。”

我曾在巴巴里海岸一带闯荡,
我嗓音一点不像柔润的风琴——
我一向不爱吹牛,但是可以讲:
有些姑娘对老摩根爱得要命。

所以你若同费柏公司打交道,
我给你透个大有价值的消息:
只要好好地结交我这看门猫,
你就能节省时间又少花力气。

这译文准确反映了原作的内容和格律,每行整齐的12个字直接提示了原作格律的规整,每行5顿则反映了原作每行5个节奏单位(音步),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因为实践证明,英语诗的音步和音节与汉语白话诗的节奏单位顿和字有着相近的“意义容量”。

事实上,艾略特并非只有少儿诗才用传统诗体,以他获得诺奖的杰作《四首四重奏》而言,其中第三首《干燥的萨尔维吉斯》的第二章开头,用的就是中世纪的“六六诗体”(sestina)。这首诗精巧复杂,六个六行节的尾韵都是abcdef,也即第一节各行的尾韵须在其他各节的相应行重复。而在他“四首中最好的一首”(《小吉丁》)里,第二章开头的24行是三个八行节,两行一韵,每节末行“缩进”表示一节的结束;而之后的72行诗更被认为是20世纪英诗的登峰造极之作,那些音律上等长的诗行每三行一组,第一行“突出”,而第二、三行“缩进”,这排列形式让人想到了《神曲》的三行诗节(所描绘情景也与《神曲》相似);特别是第四章,更是一丝不苟的格律诗,那ababacc韵式非常接近“英诗之父”乔叟爱用的“君王诗体”(rhyme royal),因为后者的韵式为ababbcc。

二

《文苑英华——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宝》中,五位作家的顺序是雪莱、夏洛蒂·勃朗特、狄更斯、D. H. 劳伦斯、T. S. 艾略特。刚才介绍了艾略特,“追溯”上去就是D. H. 劳伦斯。他是20世纪前期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其大量诗作在我国已有译本,只是我们看到的汉译作品多为自由诗,然而他同艾略特一样也写格律诗,例如下面这首 *Green*:

The dawn was apple-green,
The sky was green wine held up in the sun,
The moon was a golden petal between.

She opened her eyes, and green
They shone, clear like flowers undone
For the first time, now for the first time seen.

粗看起来,两个三行节只是韵式相同,诗行长短并不整齐,但音步数参差有序,依次为3/4/4,只是音步不全由两音步构成,有的含三音步,有的就一音步,也即诗行讲究音步数有规律而不管音节数。这在现代格律诗中多见,上面艾略特诗中也有。下面则利用汉语潜力,将译文字数做得同样有规律,让译文的书面形式直接“体现”原作格律:

曙色是苹果绿一片,
天空是掣在阳光中的绿酒,
月亮是两者间的金色花瓣。

她睁开眼睛来,那双眼
绿莹莹,明净得就像是两朵
初放的花如今初次被看见。

劳伦斯前的两位,可说是我国读者最熟悉的英国小说家,通常见不到其诗作,也不会想到他们写诗,尽管夏洛蒂·勃朗特的妹妹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很有诗名,写有不少名作。下面先看狄更斯的短诗 *Autumn Leaves, Autumn Leaves*:

Autumn leaves, autumn leaves, lie strewn around
me here;
Autumn leaves, autumn leaves, how sad, how cold,
how drear!
How like the hopes of childhood's day,
Thick clus't ring on the bough!
How like those hopes in their decay—
How faded are they now!
Autumn leaves, autumn leaves, lie strewn around
me here;
Autumn leaves, autumn leaves, how sad, how cold,
how drear!

Wither'd leaves, wither'd leaves, that fly before
the gale:
Withered leaves, withered leaves, ye tell a mournful
tale,
Of love once true, and friends once kind,
And happy moments fled:
Dispersed by every breath of wind,

Forgotten, changed, or dead!
Autumn leaves, autumn leaves, lie strewn around
me here;
Autumn leaves, autumn leaves, how sad, how cold,
how drear!

狄更斯这诗看来诗行长短悬殊多变,但音律上变化有序;两个八行节格律相同,韵式是aabcbcaa,诗行音步数依次为7/7/4/3/4/3/7/7。前面例子中已有三、四、五音步诗行,这里虽增加了七音步诗行,但译文行顿数与字数完全可“依次类推”。而由于汉语一音一字的特点,准确反映了原作格律的译文,往往排印上就有相应的图形,既增加美感,也让读者在读译诗前就对其格律有一鸟瞰式印象:

秋天的叶,秋天的叶,散落在我这四周围;
秋天的叶,秋天的叶,冷冷的又惨又伤悲!
儿童时代的那许多希望
多么像树上的密叶!
而如今今这些树叶一样,
所有的希望已凋谢!

秋天的叶,秋天的叶,散落在我这四周围;
秋天的叶,秋天的叶,冷冷的又惨又伤悲!
枯黄的叶,枯黄的叶,被吹得飞西又飞东;
枯焦的叶,枯焦的叶,你们的故事很惨痛:
忠诚的爱情,忠实的友情,
所构成的幸福时光
被秋风吹散,吹得变了形,
终于消灭了被遗忘!
秋天的叶,秋天的叶,散落在我这四周围;
秋天的叶,秋天的叶,冷冷的又惨又伤悲!

勃朗特三姐妹富有文采,她们的名作《简·爱》(呼啸山庄)《艾格尼丝·格雷》先后出版于1847年,小说中透露出她们孤寂凄惨的生活经历。而在1846年,她们曾以笔名自费出版诗集(主要是艾米莉的作品),其中也有同样的透露。下面是夏洛蒂·勃朗特写于1844年与1846年间的无题诗(1924年才发表):

The Autumn day its course has run—the Autumn
evening falls
Already risen the Autumn moon gleams quiet on
these walls
And Twilight to my lonely house a silent guest
is come
In mask of gloom through every room she passes
dusk and dumb
Her veil is spread, her shadow shed o'er stair and
chamber void
And now I feel her presence steal even to my
lone fireside
Sit silent Nun—sit there and be
Comrade and Confidant to me

这首八行诗没有标点,写的也是秋天,同狄更斯的诗一样,也用了不多见的七音步诗行。事实上,念这样长的诗行,需在行中换气,所以第四音步结束处有小停顿,而如果在这些停顿处把诗行一分为二,那么七音步对句就成了四、三音步相间的“谣曲诗节”,于是看起来和读起来就没有长行的沉重感。下面是反映原作格律的译文,前面是三个七顿行对句,最后两行是四顿行对句,只是未押尾韵的是第二对句而非原作中的第三对句:

秋日跑完了一天的行程,这时降下了秋暮
升起的秋月幽幽地淡淡地照进我孤独的屋
暮色这无声的宾客来到了我寂寞冷清的家
她戴着昏暗的面具默默地穿过黑乎乎居室
抖开面纱,把影子洒在空落落楼梯和房间
现在我甚至感到她偷偷地溜到我的炉火边
做我亲密的修女坐在那里

三

雪莱是我们最熟悉的伟大诗人之一。他的作品在我国已全部译出,一些名诗已被反复介绍,这里也举他与“秋”有关的作品,请看其十四行诗组诗 *Ode to the West Wind* 中最后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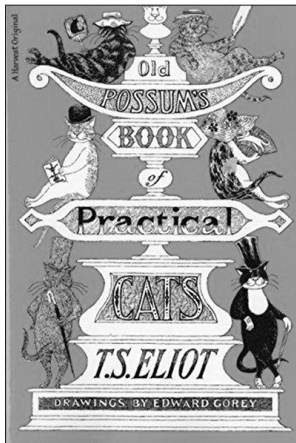
Make me thy lyre, even as the forest is:
What if my leaves are falling like its own!
The tumult of thy mighty harmonies

Will take from both a deep, autumnal tone,
Sweet though in sadness. Be thou, Spirit fierce,
My spirit! Be thou me, impetuous one!

Drive my dead thoughts over the universe
Like withered leaves to quicken a new birth!
And, by the incantation of this verse,
Scatter, as from an unextinguished hearth
Ashes and sparks, my words among mankind!
Be through my lips to unawakened earth

鉴定与征集,及时发掘、收集与保存一批稀有和特异种质的乌龙茶材料,并建立乌龙茶种质资源圃,促使我国在乌龙茶种质资源收集保存、鉴定评价与创新利用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与此同时,开展乌龙茶“两特”(品质特优、利用价值特殊)资源的发掘、鉴定、创新与利用仍是今后的工作任务。

本图鉴是编著者历经10多年深入乌龙茶产区实地调查,收集乌龙茶种质资源图片和相关信息,通过比较分析,甄选出常见乌龙茶种质200多份;总结出中国乌龙茶种质形态多样性和选育品种形态特



《老负鼠的能干群猫谱》英文版书影

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 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这写于意大利的杰作是浪漫主义的绝唱。雪莱在诗中歌颂了西风的伟力,唱出了自己的希望,而最后一行更是脍炙人口,鼓舞了多少人心,让黑暗深渊里挣扎的人燃起继续奋斗的勇气!(《西风颂》)由五首十四行诗组成,而这些十四行诗的格律也十分引人注目,从排印上就可看出别具一格,不同于传统的十四行诗。下面是拙译:

让我像森林一样做你的诗琴,
即使我的叶像森林的叶凋落!
这两者又美又悲的深沉秋音

你那呼啸的浩荡交响会囊括,
但愿你这刚烈的精神我也有!
但愿一往无前的你也就是我!

请把我死了的思想扫出宇宙,
就像你为催新生把落叶扫除!
而且凭着我这一道诗歌绝唱

把我的话语传达这人间各处,
像未灭的炉子飘出灰烬、火花!
愿你通过我的嘴响亮地吹出

唤醒这人世的预言号声! 风呵,
如果冬日来,春天还遥遥吗?

四

我国出现新诗和白话译诗已逾百年,在此期间,创作诗和译诗不计其数。但白话诗中至今没有原创的定型诗体,唯一可算定型诗体的只是十四行诗(或者还可算上流行过一阵的俳句)。看来,值得对这种外来诗体做点介绍。

十四行诗起源于13世纪西西里,先是受但丁(1265—1321)注意,用在他的《新生》中。后来,彼得拉克(1304—1374)用它写了三百多首给劳拉的爱情诗,使之成熟定型,成为写“典雅爱情”的形式并流传到其他欧洲国家。彼得拉克式(也称意大利式)十四行诗的最大特点是分成前八行和后六行(这相应于内容上的转折),前八行韵式为abbaabba,后六行韵式为cdcdcd,cdccde等等——规范的意大利十四行诗中,无论后六行的韵式如何变化,全诗用韵不超过五个,且末尾两行避免两两相押的对句韵式。

16世纪时,英国外交官怀亚特(1503—1542)和霍华德(1517—1547)译了一些彼得拉克十四行诗,于是这诗体传入英国,经过摸索后很快流行起来,甚至加速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抒情诗发展。这时,十四行诗的英国形式开始确定,诗行长度为五音步十音节(意大利为十一音节,法国常为十二音节)。而韵式上的变化更明显,较早的斯宾塞韵式为ababbcbccdcdee,后面的莎士比亚韵式为abab cdcd efef gg。可以看出,前者用五个韵,数量上与意大利韵式没多大差别;后者用七个韵,每个韵只出现两次,对韵部狭窄的英语来说方便不少。这两种英国韵式最大特点是诗末以对句结尾,明显不同于意大利韵式。

从怀亚特到雪莱,十四行诗在英国已有近300年历史,其中还有弥尔顿和华兹华斯的发展,题材大为扩展,形式更为多样,出现了兼有意大利和英国特点的各种韵式。《西风颂》中的aba bcb cdc ded ee韵式化自但丁《神曲》,这一创新使之在十四行诗中独树一帜。当然,雪莱用此形式也出于内容需要,用以造成前后诗行环环相扣又层层推进的效果。

这里可看到,诗人的创造力也表现于诗的形式,毕竟诗最讲究形式,是唯一有格律的文体,而这方面的开发有着无限的可能。本文中有五种不同格律,却并非杂乱的混合体。它们有的是现成诗体,有的是作者自制格律,虽各不相同,却相互关联,因为有音步这样的脉络或“格律因子”贯穿其中,将它们结合成有机整体,而所有的差别,只在于诗的分节、韵式、诗行的长短与搭配的不同,凭这些不同,可化出万花筒般的缤纷形式。

本文中几首诗分属浪漫主义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现代主义时代,作者有男有女,有纯粹的诗人,有身为小说家的“业余诗人”,有学者诗人,为什么写的诗都有格律? 因为这是传统,是“英诗之父”乔叟奠定的格律传统,而由他开始的英语诗歌史,就是一部以格律诗为基础的历史,近代虽出现了自由诗,也只是因为有格律诗的存在才显出其自由。

所以,译诗与译散文的区别,主要就在于要解决格律问题。而从上面的例子可看到,汉语译诗有可能既忠实反映原作内容,也忠实反映原作格律形式,这条件在外语中很少见,不用很可惜。而既然汉语译诗能反映原作五光十色的格律,那么在汉语创作中完全可创制出千姿百态的格律形式,形成一些定型诗体以构建伟大的诗歌体系。然而,现在白话诗中的定型诗体仅十四行诗一种,这里就模仿《西风颂》最末一行,同样问一句:
如果译得出来,还写不出来吗?

挖掘茶树的种质资源——《中国乌龙茶种质资源图鉴》编后记

■陈进才 李峰伟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茶树现已成为我国南方重要的经济作物,茶产业也成为茶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造就了丰富多样的茶树种质资源和茶类。优良的茶树品种是茶叶高效生产和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选育并推广茶树良种是提高茶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是茶叶科技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乌龙茶种质资源是我国茶树资源库中的瑰宝,主要分布在我国福建、广东和台湾等地区,种质资源具有较明显的区域特征。乌龙茶起

源于福建,以香气馥郁、滋味浓厚、“绿叶红镶边”的优异品质风靡市场,推动全国饮茶风尚和茶文化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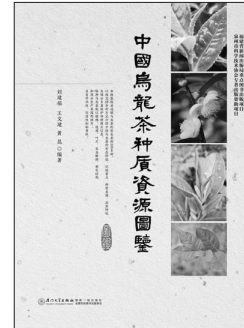
种质资源是新品种选育的基础,育种是对种质资源的遗传改良。在长期栽培利用过程中,经过自然演化和人工选择,人们造就出丰富多彩的茶树种质资源,为茶树优良品种选育提供雄厚的基因库。育种工作者利用传统的选育种途径,并结合分子育种、细胞培养与融合和诱变育种等现代生物技术加速育种进程,创制出花色繁多、品质各异的茶树种质,极大满足国内外消

费市场的需求。同时,由于缺乏对茶树地方品种资源的全面认识(包括形态特征和基因信息等方面),以及茶树无性系的推广,导致许多具有特异性状和功能的地方种质资源的流失,从而影响茶树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和资源的发掘和利用。因此,开展茶树种质资源实地调查、种质保存,以及种质创新与利用研究,对丰富茶树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茶树新品种,以及促进茶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科技工作者深入茶区对主要地方种质和野生茶树进行普查、

征。每种乌龙茶种质配以植株、枝梢、叶片、花朵解剖、果实结构和部分生产茶园的彩图,使读者更加直观、清晰了解其形态特征、解剖结构、识别要点等。同时,也对中国乌龙茶的资源分布、品种选育及部分名茶古树等信息进行总结归纳。

本图鉴集学术性、实用性、易读性于一体,图文并茂、版式新颖、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可以作为茶叶生产者、技术推广人员、科技工作者和茶叶爱好者的技术手册,也可以作为农业院校茶专业师生教学的参考书。随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



《中国乌龙茶种质资源图鉴》,刘建福等编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定价280.00元

新技术的应用,创新利用将会有更大的突破,乌龙茶种质资源将更加绚丽多彩。乌龙茶种质的研究将促进乌龙茶产业“高质、高产、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本图鉴的出版,将使读者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乌龙茶种质资源现状,也能为乌龙茶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提供理论参考。